

时光

故乡的记忆

□闲人老杨(宁夏银川)

老池村的麦浪是我背起行囊的起点,十八年军旅,每一次立正敬礼,眼前都浮现村口那棵老槐树。行囊里装着母亲的叮咛,肩章上刻着故乡的印记,银川的月光再亮,也比不上老池村的炊烟。

十八年前的那个清晨,我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,母亲为我整理军装,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,沉默中透着骄傲与不舍。那一刻,我从未想过,这一走就是十八年。

老池村位于陕西富平县,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庄。这里的土是黄色的,水是清的,人心是热的。我的童年在这片土地上度过,春天的麦田,夏天的蝉鸣,秋天的丰收,冬天的雪花,每一个季节都刻在我的记忆里。上学的路上,我和伙伴们踩着黄土,追逐打闹,笑声回荡在村子的每个角落。最难忘的是过年时,鞭炮声此起彼伏,母亲做的饺子热气腾腾,那种香味,是我走到哪里都无法忘记的。

离开村庄后,我走进了军营。从新兵连的磨炼到成为老兵的沉稳,我在部队里成长,在军营里历练。每一次训练,每一次任务,我都告诉自己,不能给老池村丢脸,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。军装穿在身上,责任就在肩上,而我的根,始终在老池村。每当夜深人静,我望着月亮,总会想起家乡的麦浪,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在风中摇曳的样子。

银川的夜晚,我常常站在阳台上,望着远方的夜空。母亲的白发是否又多了几根?父亲的身体是否还硬朗?村口的老槐树是否还在?那些熟悉的面孔,是否还像从前一样?如今在银川,饺子可以随时吃,但再也吃不出母亲的味道,再也找不回儿时的感觉。

十八年,足够一个村庄发生巨大的变化。每次回家,我都发现老池村在变,土路变成了水泥路,土房变成了砖瓦房,年轻人越来越少,老人们守着村庄,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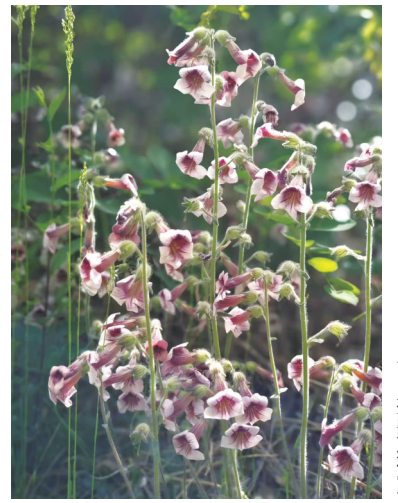
着那份不变的情。但无论怎么变,老池村的魂没有变,那份淳朴和善良,依然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。

军装脱下的那一刻,我感到一阵失落。十八年的军旅生涯,给了我坚韧的品格,给了我铁一般的意志,也给了我更沉静的故乡情结。现在定居银川,生活安稳,但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或许,那就是故乡的味道,是老池村的炊烟,是父母的唠叨,是童年的笑声。

有时候,我会梦见自己又回到了老池村,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听着蝉鸣,闻着麦香,看着远处炊烟袅袅。梦醒后,才发现枕巾已经湿了。那种思念,不是文字可以描述的,不是时间可以冲淡的。

老池村,不是一个地名,而是我灵魂的栖息地,是我永远的牵挂。故乡的养育之恩,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根,什么是家。

那些记忆,如同烙印,刻在我的心底,永不磨灭。



清雅。摄影精壹

微生活

手指的秘密

□乔志兵(福建泉州)

“我要把它咬下来!”小时候的我,不知天高地厚地嚷嚷着。

“傻孩子,这里头藏着妈妈的秘密呢。”母亲总是温柔地笑着,眼里闪着光。阳光洒在她脸上,那光影像一层薄纱,把她的轮廓勾勒得特别柔和。我想,那一刻她心里一定有很多故事,只是觉得我还太小,还没到告诉我的时候。

打我记事起,母亲的拇指就伸不直,上面鼓着个“小山丘”。

那是一个午后,阳光金灿灿的,透过老木屋的缝隙照进来,连空气里的灰尘,都看得一清二楚,像小精灵在跳舞。我第一次那么清楚地看见了那个“小山丘”。母亲抚摸我脸蛋的时候,它会轻轻蹭过我的额头。

那时候,窗外的风,把白窗帘吹得飘起来,像云朵一样软。院子里的老榕树沙沙作响,阳光透过树叶,在地上洒下一片片晃动的光斑,像是在变魔术。

后来,我也成了一名裁缝。

在那间光线不算太亮的铺子里,灯光暖暖地照着。每当针尖划过我的拇指,穿过厚厚的布料时,我心里就会涌起一种特别的感觉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,母亲当年忙碌的样子,她一针一线,缝合着岁月。墙上挂着的布料,随风轻轻摆动,窗外街上人来人往,脚步声、说话声隐隐约约传来,反而让铺子里,显得格外安静。

每次穿针引线,我的思绪,就会飘回小时候,想起母亲拇指上的那个“小山丘”。想起那些天很蓝、云很白的日子,我赖在母亲怀里,盯着她的手指看。院子里蝴蝶在飞,蜜蜂在叫,一切都那么鲜活。现在我自己工作的时候,也会看看自己的拇指,感觉和母亲有了一种奇妙的联系,心里暖暖的,又有点想她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母亲拇指上的那个秘密,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它就像一个藏在时光里的宝贝,等着我去发现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月光洒在窗前,远处的山朦朦胧胧的。我躺在床上,又会想起那个“小山丘”,盼着有一天,能真正明白母亲的秘密,把这份爱一直记在心里。

随感

树没有脚印

□俞俊(江苏泰州)

雨刚停不久,我独自走在一条乡间土路上。路面像揉开的面团,泥色发乌,软而且黏,鞋底一踩就留下深浅不一的脚印。路边的桦树、杨树、乌桕树,各种树都站立着,树皮潮湿,颜色发深。

我回头,看见自己的脚印,一串串,歪歪斜斜地往村子里退去。脚印很诚实,穿的什么鞋,走得急不急,步履重不重,都写在泥土路上。树却另是一番样子,它没有脚印,站在路边一年又一年,风吹、雨淋、虫咬、雷劈,地面上最多留下几片落叶,一些果壳,反正没有脚印。

蹲下身细看,树根旁的泥土被雨水冲出细细的沟,像老人筋络纵横的手背,树的根在看不见的地底走得很远,却没有把路面踩出一点形状。或许,树是自然长出来的脚,树站在土里,直直向上,根系向下,既像自然伸向天空的一只脚,也像自然踏在大地上的一只脚。它替大地站立,替四时负重,替风雨安身,替鸟雀留枝,替行人留下一片阴凉。伐倒一棵树,几乎像从大地身上硬生生

卸下筋骨。只是树站在旷野里,站在丛林中,日久年深,常常忘记自己是自然的脚。它把根扎下去,把枝抬起来,把季节一圈圈接住,它不知道自己是美好的,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用,只把自己一点点变重、变深,守着方寸土地,也不走动,也不挪位。

夏天午后,人们常常躲在银杏树下乘凉,太阳很硬。抬头看银杏树的叶子,一层层,像许多小扇子交叠着挡住阳光。太阳移动,树的影子也跟着移动,像脚印一样。树的脚印就是每天移动一点点的阴凉。天一黑,影子就没了,像从未存在过。

人类喜欢脚印,想留下些什么,怕一转身就被世界擦掉。所以人要把脚踩得很深,怕别人看不见,又怕自己被遗忘。人不但在地上留下脚印,还要在纸上、在石头上、在照相机里、在手机里留下各种各样的印迹。树不一样,树不需要脚印。也许,树的脚印在它身上,年轮一圈圈,每一圈都是它走过的山河。

树没有脚印,却年年迁移着

春色,搬运着阴凉,收藏着雨声,递送着鸟鸣。它站在原地,像尘埃落进清水,像暮色落上山脊,原地也因它成了远方。月亮有月亮模样,沙子有沙子模样,树有树模样,它无须奔走,已将辽阔活成日常。

人走路是为了抵达,树却是一种守候。其实,树也不是没有脚印,而是不把脚印留给地面。它把脚印留给了空气,每一次呼吸都释放出氧气;把脚印留给鸟,让鸟在枝头逗留、筑巢;把脚印留给雨,让雨丝在叶尖聚成一滴再落下。它只是安静地把自己交给天空、交给四季。我大约因此爱上了树,爱它从不肯留下一枚脚印,爱它把全部力量都用在站立、生长,把枝叶一寸寸送高,把根须一寸寸延伸。

我走出很远,再回头看那些树,只有影子在地上轻轻挪动。我的脚印留在泥路上,不消几场风雨,便会慢慢模糊,直至看不见;而树站在原处,年年发芽,年年落叶,像是什么都没有留下,又像是什么都留下了。

声明

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北街广实巷52号鸿兴达117小区北楼1-203室产权人为杨永福(身份证号:640102193808010916),此套房屋为原大河机床厂拆迁安置房,至今均未办理房产证。

声明人:杨永福
2026年5月18日

通知

郭飞飞:因兴庆区人民政府征收你名下西桥巷43号楼2单元302室房屋,现通知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西桥巷片区项目指挥部(西文巷34号,联系电话0951-6870052)办理房屋征收事宜。逾期将由我作为受托人代你办理相关征收补偿安置事宜。特此通知!

声明人:郭银成
2026年5月18日

欢迎刊登分类广告
电话:60364333